

# 医探

DOCTORS  
DETECTIVE

王小枪  
作品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医学·侦探·推理·长篇小说

# 《医探》

王小枪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医探 / 王小枪原创.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6.7

ISBN 978-7-5502-8181-3

I. ①医…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162095号

医探

作 者: 王小枪

责任编辑: 崔保华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北京联合天畅发行公司发行

北京山华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20千字 710mm × 1000mm 1/16 印张: 17.25

2016年9月第1版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02-8181-3

定价: 36.00元

---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 可联系调换。

# 目录

001	<b>第一章</b>
027	<b>第二章</b>
053	<b>第三章</b>
076	<b>第四章</b>
095	<b>第五章</b>
118	<b>第六章</b>
135	<b>第七章</b>
151	<b>第八章</b>
166	<b>第九章</b>
184	<b>第十章</b>
200	<b>第十一章</b>
214	<b>第十二章</b>
231	<b>第十三章</b>
245	<b>第十四章</b>
257	<b>第十五章</b>

# 第一章



吃过午饭后，诊所里通常不会有病人来，李过年和他的小舅子兼助手，或者说是学徒马来福蹲在诊所门口观察着来来往往的行人。李过年的这间诊所并不大，只有一个门脸，柜台居中，后面是一排药材柜，柜台前面的空隙仅能容二人并肩穿过。再往里还有两间房，呈纵向排列，中间的是用于诊断的房间，最里的房间是治疗用的。

“你猜那位穿灰布袍子的人要干什么？”李过年和马来福无事可做的时候总喜欢玩这样一个游戏：猜行人从哪里来，或者正要做什么。此时，从西面正匆匆走来一人，这人穿着灰布袍子，袍子显得很旧，却很整洁，脚上穿着一双旧而略脏的布鞋。他走路的样子有点怪，迈着小碎步，步频很快，但算不上小跑，还不时踮起脚尖，提提臀部，拖着腿走路，眼睛不住四望。

马来福没有立即回答，一直看着这人，直到这人从诊所门口经过，他脸上露出一丝得意的笑容，说：“这个忒简单了，他是……”

“咳咳。”马来福的话还没说完便被两声咳嗽打断了，一道高大的

人影出现在二人身前，那人道：“有事找你。”

“严局长啊，多日不见。”李过年不用抬头，光听声音就知道来人是警察局局长严修，“严局长，你猜那位穿灰布袍子的仁兄出什么事了？”

“先别管他，快进屋，这回真出大事了。”严修说着就要往里屋走。

李过年和马来福蹲在门口没有要起身的意思，李过年不紧不慢地说：“严局长，太着急不是什么好事，天塌下来，也要看准哪块先掉下来再逃。你先猜猜那人出什么事了？”

严修了解李过年的脾气和处事方式，知道急也没用，不过他也有应付李过年的办法。他扭头看了一眼那人，不假思索就说：“这人急着要解大手。”

“严局长果然英明，一眼就看出这人要解大手！”马来福站起身来，直冲严修竖大拇指。

李过年蹲着还没起来，他问二人：“你们怎么看出来的？”

“他这样夹着屁股小跑，不是在找茅厕还能是什么？”这是严修的回答，他根本没有心思去推敲细节，这是他张口就来的。

马来福接过严修的话，说：“可不，他不仅夹着屁股跑，刚才他经过时我还闻到了他身上有股宴席的酒肉味儿。他摆明了是在宴席上吃多了闹肚子。”

“哈哈，你们啊你们……”李过年轻蔑地笑了两声，接着又说，“这人走路姿势怪，还这么快，又东张西望，说明有急事；两只脚不规则地踮脚尖，他的两只鞋的鞋底磨损均匀，说明他的脚没有问题，踮脚尖只是这一次出现的，否则两只鞋的鞋底中有一只磨损得更厉害。他的

衣服和鞋子的款式都是北京常见的，说明他是北京人，生病的人走不快，本地人不会连医馆都找不到，所以他不是生病了。他脸上不时一闪而过痛苦的表情，加上他大腿始终靠得很近，是在夹紧屁股。这些都说明他不是生病了，也不是在找人，而是内急。”

“他不胖，走路的时候能看出肚子明显鼓起。袍子旧却整洁，还能看出上面的叠痕，衣服款式是前朝的，能保留这么久还没有补丁，这件衣服很少穿，只会在重要场合穿，所以他是穿着这件衣服参加什么酒席。吃过中午饭就离开，不会是丧席，丧席还得一道去下葬，他吃的不是婚席就是寿席。他的双手上都沾有不少红色，应该是拿过红花生和红鸡蛋，所以他吃的是婚宴。他的衣服虽然干净，但鞋子有点脏，鞋底磨损还比较严重，他很拮据。遇到这样的机会，自然会大吃大喝一通，难免吃多了闹肚子在找茅厕。”

李过年信心满满地说完这一大通话，甚为得意地望了望严修。严修面露急色和不解，愣了片刻道：“我不也说对了吗？你说这么一大堆话，最后不也说他是找茅厕解大手？有什么区别呢？”

李过年和严修在中间诊断房里对坐着，马来福则坐在门口柜台后面。严修刚坐下又站了起来，他依旧不习惯坐在李过年对面的椅子上。每次他一坐下，不禁就会想到通常坐在这椅子上的都是女人，而且是生了那种只有女人才会生的病，这让严修心里毛毛的。严修看了一眼李过年说：“陆一明的媳妇儿王翠婷在新婚当晚上吊自杀了。据陆一明说，洞房时发现王翠婷不是处子之身，两人闹了起来，之后他去了别的房间睡觉。陆母早上去叫二人吃饭时发现王翠婷自缢在横梁上。王家不信自家闺女会自杀，认为是陆一明杀的，王翠婷的大哥王大虎扬言要杀



了陆一明。”

严修说到这里停了下来，他观察李过年的反应。李过年头靠在椅背上，眯着眼，根本就没看严修。李过年此时心想，事情肯定不会这么简单，否则严修不会来找自己，他一定是遇到了什么难题。严修很了解李过年，李过年虽然开了这间妇科诊所，但李过年真正喜欢，甚至说得上痴迷的是推理。李过年能从常人察觉不到或者不会留意到的细节进行推理，把隐藏在背后的真相找出来。这几年严修没少找李过年帮忙，说来有些好笑，他严修这些年能稳坐局长位置也是多亏李过年帮他侦破了不少疑难案子。这个李过年对推理的痴迷程度时常让严修感觉到不安，至于这种不安是什么，他也想不清楚。李过年帮他不为名，知道这事的人很少：李过年和他小舅子马来福，严修本人以及他的两个属下李唐、于洪波；不为利，李过年没有问他要过一个子儿。李过年不为名利帮他，严修猜不透李过年图什么，所以才不安。严修本想把话说一半来挑起李过年的兴趣，这一次李过年似乎没有吃这一套，严修只得继续说道：

“我们检查过王翠婷的尸体，除了脖子上的勒痕没有外伤，其他迹象也都符合自缢的说法，但王家的人就是不信。”

李过年听到这里还是不动声色，到目前为止，这个案子还是太普通，提不起他的兴致。

“王家的人之所以不相信，是因为在婚礼三天前，有人给他们，给王大虎送去一封匿名信，信上说陆一明会在洞房花烛夜杀死王翠婷。”严修说到这里时，李过年的眼睛微微张开了一些，“我们把陆家上上下下问了一遍，当晚确实有人听到新房里有吵架的声音，但不激烈。房间里没有任何打斗的痕迹，王翠婷确实又是自缢的。除了没人看见陆一明当晚住在别的房间外，没有其他疑点。”



李过年的大脑飞速运转了片刻，又把眼睛重新闭上了。严修对这个案子没能引起李过年的兴致略感失望，不过他既然来，就不会白来，他压低声音，故作神秘道：“上个月发生了一件类似的事，五老胡同的薛鄂在自己四十岁生日那天服毒自杀了，在那三天前，他表侄收到一封匿名信说薛鄂会吃老鼠药自杀。薛鄂就这一个表侄，这事也没人追究。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王翠婷的尸体在哪儿？”李过年忽然问道，他这冷不丁的一发问，还着实把严修小惊了一下。

“在警察局。”

“走！”

警察局的停尸房里，李过年戴着手套正仔细地检查王翠婷的尸体。王翠婷尸体没有外伤，手指缝干净，身上的尸斑也说明她死前没有被打过；她的口、嘴唇、面颊、耳廓、手掌、足都呈青紫色，脸上和眼结膜有点状的内出血血斑，这些都是自缢的特征。李过年又检查了一下王翠婷脖子上的勒痕和舌骨，勒痕呈倒“v”，勒痕边缘有红肿还没消退，舌骨没断，说明她不是先被勒死再吊上去的，而是吊上去再死的。

“她的衣服裤子已经换过了？身子被擦洗过吗？”李过年正脱下王翠婷的裤子，在检查她的下身。

严修不是医生也不是验尸官，他看得了尸体但看不了女人的下体，他慌忙扭过头，回答：“没有。就是他们把她衬裤上的脏东西清掉了而已。”

李过年检查王翠婷下身的时间有点长，这让严修多少怀疑李过年有点变态，数次严修都想出声询问，还是强忍住了。李过年一下又直起身

来，思考了几分钟，忽然像是在自言自语说：“她的死相绝大部分确实是上吊自杀的特征，但是有一点不对，她穿的是西洋款式的衬裤，裤管和大腿的空隙虽然小，如果她是真的上吊，死前一定会因为痛苦而挣扎，失禁后大便多少都会滑一些下去。她大腿后半段和外裤上只有尿液的痕迹，没有大便的痕迹，说明她是在静止悬垂的情况下死掉的。”

严修听到这番话不禁大皱眉头，起了恶心感，胃里开始翻腾。

“一个人要怎样才能忍住这种痛而不挣扎呢？”李过年不断地轻拍自己的脑袋，陷入深思，当严修不在场一样，“深度昏迷！”

“尸体没有任何外伤，也没有任何不应该出现的瘀青，肯定不是被人打晕，那就是药物昏迷！参加婚宴的人没出现任何异常，饭菜和酒水没问题，她肯定是在夜里被下的药。是什么药呢？”

李过年停止拍脑袋，改为围着尸体一圈一圈又一圈地转。李过年没说王翠婷是自杀还是他杀，严修也不好插话，只能看着李过年这样转圈。李过年忽然不再转圈了，他停下来翻开王翠婷的两只眼皮各看了一下，又看了看她的脸和胸部，然后打了一个响指，说：“她的瞳孔比吊死的人大，脸上和胸部的皮肤有黄疸，她先是吸入了一种西洋的药物进入深度昏迷，然后被人放进吊绳装成上吊自杀的！这种药物叫乙醚！如果你不信，你可以切开她的腹部看她的肾。”说着，李过年脱下手套，走到严修身边拍了拍他的肩膀，“另外，王翠婷在昨晚之前还是处子之身，她的脖子也没有褶皱，说明她以前既没有行过房，也没有自慰过。女人常干那种事情，会因为生理原因，脖子在那个时候会短暂变粗，脖子上难免会有褶皱。她之所以没落红是因为她先天没有那种东西。”

“言下之意真的是陆一明杀的？”严修对李过年的推理再信任不过

了，他不会去证实刚才李过年所说的。

“我没说过，我只是说她是被人迷倒再被放进上吊绳的。不过陆一鸣倒是最大的嫌疑人。”

严修捏了捏拳头，有点想打李过年一拳的冲动，他想了想说：“陆家大可以直接休掉王翠婷，装成上吊自杀，新媳妇儿洞房之夜没有落红的事还得传出来。”

“如果不是因为遮羞，是因为其他事情不得不除掉王翠婷呢？”面对李过年的反问，严修刚想接话，李过年又自言自语起来，“陆家既不是开新医馆的，也不做西洋药品生意，家里不可能随时备着乙醚。如果是陆家干的，就是蓄谋已久，要么王翠婷嫁过去之前她或者王家的人就得罪了陆家或者知道了陆家什么惊天秘密。”

“那封匿名信在你手里？”李过年理清这一头的线索后，又开始理匿名信的头绪。

匿名信被作为王家报案证据给了严修，严修让他的得力下属于洪波把匿名信拿给李过年。匿名信是用左手写的，字写得东倒西歪，李过年把信翻来翻去看了两遍又还给严修，匿名信上没有任何线索。

“另外一封呢？”

“什么另外一封？”严修一时没听明白李过年的话，旋即他反应过来了，李过年问的是薛颀那封，“薛颀表侄没当回事，收到后就扔了。”

“只能调查陆家的人了……”没有第二封匿名信，手上这封匿名信可能是王家自己写的，李过年一时半会儿还没有在匿名信上找出线索，陆家的人是眼前唯一的线索。

李过年盖好王翠婷的尸体，正在洗手的时候，停尸房的门被推开

了，进来一个女警察。在这个时代，女警察很少，不过进来的这位女警察李过年认识，她叫李唐，严修的另外一个助手，二人很少见面，也几乎不说话。李唐就站在停尸房门内一点的位置，说：“报告局长，陆家的人来报案说陆一明被王大虎挟持了。”

陆家的人并没有看见王大虎挟持陆一明，陆一明中午没有回家吃饭，也没托人带口信给家里。陆家的人四处打听陆一明的下落，有两名街坊这才告诉陆家的人早上看到王大虎在胡同口和陆一明拉拽了一会儿，王大虎拽着陆一明往西郊去了。

严修听完就要往西追去，却被李过年拉住，李过年说事情发生在早上，现在已经是下午了，不如先去找王大虎。二人先去了王家，王家人说王大虎吃过午饭去看店了。二人只得赶去王家的裁缝店，王大虎正端坐在店内。王大虎看见严修撒腿就跑，严修和李过年发足追去，严修当差多年体格健壮，体力还在，追出半条街就将王大虎一把揪住。李过年则不成，才跑了百八十米就气喘吁吁，双脚灌铅。

王大虎被抓住一下变老实了，他交代他也就只是想打陆一明一顿，给他点苦头吃，权当出气。王大虎早上把陆一明拽到玉泉山痛打一顿，把他扔在山路边就回来了。按王大虎所说，他早上就回来了，陆一明至今未归，兴许出事了。严修让王大虎带二人去玉泉山找陆一明。

三人才到半山腰已快到黄昏，王大虎把陆一明丢在半山腰的，玉泉山不是名山也无山珍，平时少有人走，山路边的野草遮住了半条路。山不高，不多时三人走到了半山腰，刚转过弯来，就见路边草丛里趴着一人。没等李过年二人反应过来，王大虎转身一溜烟跑掉了。

李过年上前把趴在地上的人翻过来，这人正是陆一明，不用探气息

和脉搏李过年便看出陆一明已经死了：陆一明贴着地面的面部已经出现了尸斑，身体硬而凉。李过年对比陆一明脸上的尸斑形状和地面形状，按了两三处尸斑又摸了一下死者的下颚，他把手伸进死者胸口探了片刻温度又抽出来。他一边脱掉死者上衣一边说：“他身上尸斑一按就扩散，出现了尸僵，而且温度和外界温度差不多，他死了不到六个钟头。尸斑只出现在正面，形状和地面形状一致，下颚松弛，他死后没有被挪动过。周围的草被踩踏严重，他衣服裤子上沾有不少的泥和草屑，说明死前和人搏斗过。”

陆一明的上衣已经被脱下来了，李过年只看了几眼又把衣服给他套了回去说：“他的面部、前胸、腹部都有大片瘀血，面部还有几道刮伤，但真正的致命伤不是这些，而是后脑遭到木棍之类的棍状物重击致死，他后颅骨断了。”

“王大虎大约在早上七点找到陆一明，从城里到这儿需要两个半小时，也就是大约九点半。你说陆一明死了不超过六个小时，现在是下午四点，时间点正好能对上。这么说，王大虎把陆一明带到这里，二人打了起来，王大虎在十点左右打死陆一明后回家正好能赶上吃中午饭……”严修把已有的线索串联起来，他自认为上述推理八九不离十了。

“你错了！王大虎确实打了陆一明，不过打死陆一明的另有其人。”说话间李过年撇开陆一明的尸体走向山坡上面的草丛翻看起来，“王大虎当街带走陆一明，如果他打死陆一明回家后就不会像没事人一样；他被你抓到后把我们带到这儿，一看见陆一明趴在地上就逃跑，这说明他事先并不知道陆一明已经死了；如果他知道陆一明已经死了要么不会带路，要么不会逃跑。他逃跑是因为他认为自己下手重，陆一明在

他走后死的。”

李过年停下来换了一口气，接着又说：“陆一明脸上、前胸的伤是被手脚殴打形成的，王大虎双手指关节红肿而且部分指关节还破皮严重，手指间还有血迹，这说明王大虎用手打的陆一明。王大虎脸上、手腕、脖子都没有伤痕，所以陆一明只是一味地挨打。周围的草是陆一明跌倒在地上，和王大虎追打踩出来的。草被踩过的痕迹和脚印只到我身后一米的位置，他们两人都没有再往上走。这一点还可以由两人衣服上都沾着狗尾巴草草子而没有上面的野菊花花粉，两人鞋底都只有褐色泥土而没有上面的红色沙石证明。最直接的证据便是陆一明后脑挨打部位的头发上沾有极少的黄色花粉，这个花粉是野菊花的。你过来看这个……”

李过年把严修叫到身边，拉着他走到上方的那丛野菊花边上，接着又说：“这里有两道人走过的痕迹，这一道是出来的时候踩的，叶子和花是向我们折断的；另外一道的叶子和花向外折断，是离开时留下的。向外的花和叶子折断的数量更多，说明这人离开的时候有点慌张，他怕有人恰好经过而被看见。陆一明的尸体一直在这里没有被挪动过，身上钱袋还在，说明没有人经过，那人不是被惊走的，而是自己心虚，只有一点慌乱，说明这人不是职业杀手，应该是杀过人，年龄不会小。”

通常在李过年推理的时候，严修都不会打断他，任由他自言自语。李过年此时正弯着身子用手拨着野草，慢慢往前走，嘴上丝毫没有停的意思：“陆一明后脑的致命伤和其他伤的时间相差不大，这点差别在死亡时间推断上可以忽略不计，也就是王大虎前脚走，这人后脚就上来一棍打死陆一明。准确地说，陆一明是被王大虎打倒在地，由于身上剧痛他趴在地上想缓过劲儿再起来，那人就是趁这个时候给了陆一明后脑致

命一击。这一棍打得极重，陆一明的鼻骨有轻微折断，土还被压出一个凹槽。这人不仅知道王大虎把陆一明带来这里，还有所准备，这是一起蓄意杀人案。既然是蓄意谋杀，行凶者不会拿着凶器招摇过市。我们找找，凶器应该就在这附近……”

二人又走出了一二百米便在野草丛中找到了一根木棍，李过年拿起木棍，木棍表面并不光滑，还沾着少许的野菊花花粉，除此之外这就是一根普通的木棍。李过年从口袋里拿出放大镜慢慢扫视了木棍的两头，检视到其中一头的时候他又掏出一张白纸和一把镊子，把沾在木棍上的几片碎屑拨到白纸上。李过年包好白纸，把木棍递给严修，说：“行凶者有手癣，打陆一明后脑那一棍力量很大，木棍上没有血迹，说明手癣不重。此人年龄又不算小，现在是秋天也不湿热，那么他一定是近期才得的手癣。行凶者应该是一位年龄超过三十五岁，最近两三个月内一直需要接触水而生了手癣的男人。”

“王大虎怎么办？”

“抓起来，如果不抓他凶手会减少活动……”

李过年回到家中时天已经黑尽了，他老婆马菊花正拉长着脸呆坐在饭桌边，听到李过年的开门声和脚步声也没起身招呼。“还没吃啊，呵呵。”李过年心知自己没有打招呼晚归有错在先，慌忙赔笑。

“去哪儿浪了？”马菊花的声音不大，但掷地有声。

同样的情景李过年经历多了，也知道怎么应付。他帮严修的事知道的人不多，严修和他相识多年，常一起去看大戏，熟人见到严修找李过年也不觉得奇怪。李过年知道马来福是马菊花派来监视自己的，马来福知道李过年在帮严修，偶尔他自己也掺合进去，但却没告诉过任何人，



这事知道的人越多，他们就越危险。李过年搬出他最常用的借口：“和严局长看戏。”

“看戏，看戏，一天到晚就知道看戏！生意还要不要？一家人还要不要吃饭？”李过年每次晚归，她都会去找弟弟马来福询问。李过年的其他事情马来福都会如实甚至稍微添油加醋地告诉姐姐，除了严修找李过年，马来福一般都是拿看戏或者斗蛐蛐帮着李过年搪塞。

“吃饭！”马菊花这次也问了马来福，两人的话能对上，她也只能相信，只是心里不高兴。

马菊花把一盘蘑菇炒肉丢到李过年面前。李过年看着这盘菜面露难色，他从小就对蘑菇过敏，以前不确定的时候吃过几次蘑菇，几乎要了他的命。马菊花嫁给他之后知道他对蘑菇过敏，极为个别时候马菊花自己会弄点蘑菇吃。这次她故意把蘑菇放在李过年面前，必定是在表达心中的不满。

秋夜，一层淡淡的薄云遮住月亮，依稀能看见近处的人影却看不清相貌，北京大街小巷已无人影，正阳门箭楼下，两个男人正面对面低声说着什么。

“我已经照你的要求做了，但这次，这次……”东边那人有些呜咽。

“知道的人越少越安全。”

“已经没有更多的人知道……”

“四个人还不多？”西边那人显得很强势，“你是要只留下你和我，还是再多留一个？”

东边那人沉默了很长一阵才颤颤巍巍地说：“你说得对，四个人是

多了些……”

话音未落，东边那人手上多了一把明晃晃的尖刀，他猛然刺向西边那人。西边那人似是有所准备，也不慌张，伸出左手格住东边那人握刀右手的手肘，再一翻腕扣住东边那人右手手腕，身子前进用背顶住东边那人前胸，右手也抓住东边那人的右手腕，一用力便把东边那人摔倒在地。西边那人左手未松，右手化拳为掌砍在东边那人右手前臂中间。东边那人吃痛握刀不稳，刀被夺走。

西边那人照着东边那人的脸就招呼了两拳，虽然他有意收力了，依旧打得东边那人脸上顿时出现了几块乌紫。东边那人试图反抗，西边那人已经把刀架在他脖子上说：“杀你比杀狗还简单，我只是不想弄脏我的手。你回去仔细考虑考虑，你要不动手，我就去警察局把所有的事情都说出来。”

李过年会从蛛丝马迹中找到最有利的证据并告诉严修他们，至于找人和抓人李过年基本不参与。目前能给出的线索太少，严修和他的下属一连几天都没有任何进展，包括在辖区内询问是否看见有人跟在王大虎和陆一明后面，审问王大虎等等，都毫无所获。

严修忙着找人，李过年也没闲着，他的妇科诊所一直不缺病人，这多数要归功于马菊花。马菊花找人做了一个“京城第一妇科圣手”的匾额挂在门额上不说，她还会定期绣一块带有不同感谢李过年话语的布条，绣上不存在的病人的名字，再请几个人敲锣打鼓地给李过年送去。沿路的人因此知道了李过年的诊所，知道李过年经常能治好人。

李过年还确实常治好病人，或者让病人以为自己好转了，这其中他的医术只起了小部分作用，他非凡的观察力和推断能力通常起了大作